



走向死亡

〔美〕 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走向死亡

【美】 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何培林 孔 岩
彭丹萍 孙 燕 译
张丹郎

走向死亡

〔美〕海伦·麦克英尼斯 著

何培林 孔 岩

彭丹萍 孙 燕 译

张丹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总发行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2.75印张 27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SBN 7—81011—115—9/I·12 定价：3.90元

印数：00001—100000册

第一章

房间相当舒适，大小也正合适，但没有生气，布置得全然缺乏想象力，除了一只米色镶边的箱子之外，其余的东西一概都是棕色的。布拉格的某个人订购了室内的主要物件——床、梳妆台、桌子、椅子、写字台和一部小型无线电话机——只凭订货单而不看房间和货色。或许，这就是标准房间。这家郊外宾馆的许许多多房间都是照此布置的，被认为适合于外国客人和那些受人指点而不时光临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轻官员们住宿。

卡伦·科内尔在9英尺宽、12英尺长的棕色地毯上停止了踱步，伫立于窗前。她从窗口望去，看到一条车道绕过猩红色天竺葵和白色秋海棠的花园，然后穿过稠密的丛林循着大街延伸而去。但窗外的所见并没有使她沉郁的心情快活起来。她只是又一次想起了六天来所遭受的监视，因为在那儿，紧挨宾馆门口的地方，整齐地停放着一队为安全接送访问记者进出布拉格而提供的黑色菲亚特牌小汽车。小汽车的司机既是语言专家，又是陪同者。车子到了布拉格，他们还留在你的身旁。如果你想到街上到处转转，看看商店和人流，他们就与你同往，友好而又殷勤。毕竟，你不会讲捷克语，你会吗？你太容易迷路了，这会赶不上安排紧凑的会议、午餐和娱乐活动的。但现在，这些一直克尽职守、与车同在的陪同者们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今天是第六天，会议已经结束了；而且，唯一的正式午餐也只是在楼下为西方报界

的八个西欧人和一个美国人准备的一次早早收场的告别宴会。东方集团的记者（四十八名）可能吃飽了汤团（好！）喝足了啤酒（真棒！），而正在呼呼大睡。西欧记者，与这位美国记者一样，都正在等待审查官把他们所作的所有笔记送还。他们一边等待，一边忧心忡忡，轮番看表。审查官全都该死！卡伦·科内尔想着离开了窗口。他们就不知道我们都得赶飞机？现在差不多3点了：她必须在4点30分前离开宾馆，前去乘坐去维也纳的班机。最好还是打点行李吧，不要再往写字台上看了。她原期望一从宴会上溜回来，就发现她的笔记已塞在文件袋里，放在这上面了。

结果什么也没有。但她的笔记里没有任何可能会激怒审查官的东西。她用文件袋把笔记分门别类，每一文件袋笔记的主题都清楚地标明在这一文件袋的左上角。这种体系简单、省时，查阅起来方便无比。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些讨厌的审查官还在磨蹭呢？每只文件袋里只有两三百页笔记，在这次她共出席四天的“布拉格和平集会”上，没有发生任何出乎意外、动人心弦的事情。（第五天是乡村游览，由政府方面计划和组织，参观了一个繁荣的农庄，这与另一个没有效益的村庄作了鲜明的对比，那里的农民仍然守住1968年以前的所有权观念不放。）“和平集会”……旧人重聚，老调重弹。人人要求和平，个个声讨美国。1000多人的会上，大家异口同声，热血沸腾；只有两个没有经验的西德妇女才试图建议说：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废弃它所有的核武器。但她们的主张在3分钟之内就被完全淹没了；她们本人也被火速送出了会场，就象两颗小卵石被丢进了深池塘，只有轻轻“扑通”一声才证明了它们的存在。

然而，卡伦想，我并没有把这一小插曲写入笔记，我要

把它放在脑子里带出去。而这就是审查制度的愚蠢。它能封锁住你所写的，但能奈何得了你所想的吗？

集会——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词，庄重、仁慈，几乎是宗教用语。来自各地的基督教徒与无神论者济济一堂，其意融融，完全忘却了宗教被宣布为人民的鸦片之时，他们被痛斥为敌人之史实。是记忆短暂吗？

同样，记者们也受到了召集，借以推波助澜。他们来了，他们带着能与代表们自由交谈的愿望来了。但结果发现情形依旧，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供与之进行任何实际的讨论。毫无疑问，他们是经过特别挑选的：热情、富于献身精神，组成了一堵坚固而不可摇动的舆论墙，西方人的争论休想在这上面打开条裂缝。但这不是她来这里的主要任务。作为由休伯特·施莱门主办和出版的《华盛顿旁观者》月刊的特派记者，她这次被邀请完全是因为另外的一个原因。施莱门事前得到了有力的暗示：卡伦·李·科内尔将会被安排一次采访会谈——不是别人——而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本人。

施莱门的熟人，捷克斯洛伐克驻美大使馆的新闻副官，要他绝对地谨慎小心，切不可谈论和传播有关这次特殊机会的任何消息，否则，他的办公室可招架不住其他报社和杂志社的纠缠。他们终于缄口不言，保住了天机。就这样，卡伦·科内尔飞到了布拉格，踏上了追求辉煌成就的征途。

这并不是她的第一次政治采访：去年的密特朗，辞职之际的施密特，上任之时的科尔……在这令人目眩的一串名字之前，卡伦经过了七年的磨炼采访艺术的学徒生活。首先是在《旁观者》的每月专栏上千，与华盛顿的各界人士打交道，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然后是简要采访国会议员；与

一名州长进行较长时间的会谈；全面采访两个国会委员会的主席，一名新任最高法官和一名白宫最高级助手。她终于闯过来了。

是的，她继续回想着，越来越感到困惑、沮丧、受挫和气愤。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施莱门和我，还有杰米·布莱克，我的编辑，听说这一计划的唯一的一个局外人，对此也守口如瓶；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或者一声低语，但会谈还是成了泡影。对方既不给理由，也没说句道歉的话。这个星期是不可能安排会谈的，要么下个星期，而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施莱门一定误解了。

如果是这样，那在施莱门还是第一次。他从来没有误解过任何使馆的无声邀请或暗中示意。这下定会怒不可遏，就象我一样。但我还有额外的担心：这次委派使命的失败会这样或那样地归咎到我的头上。说不定我说了哪句话，做了哪个姿势，他们才怀疑我不配采访。这种说法将会如声波似地传入施莱门灵敏的耳朵。他不会相信的，还是会相信的呢？

我一直是那么的谦小谨慎，没有丝毫的懈怠，不象《伦敦观察家》记者托尼·马库斯。此君快嘴快舌，总是唠叨个没完。“那么，”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你是旁观者，我是观察家。可我倒认为我们俩将是唯一的两只被任意驱赶的羔羊。”而当她谨慎地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的时候，他又补充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聚集在西欧席上的那些受人尊敬的著名记者？难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邀请的原因？借以使所有这些冒牌货合法化？”他那被自己的话逗乐了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东方集团的一簇簇新闻记者。“责任感挺强，是不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来这儿。他们用不着写什么玩艺

儿。只消给新闻通报加一两句短语就行啦。”她又微微一笑，随即转过身去，装着寻找《世界报》记者迪维维耶的样子。他是她去年在巴黎认识的。

她扣上包裹上的锁，打完了行李，作好了动身的准备，但她的公事皮包还打着，等待着笔记从审查官那里送回来后把它们塞进去。你是个胆小鬼，她自言自语地说，托尼·马库斯也许写一个客观如实的专栏，但他在说话的时候有勇气坦率陈词。并且，你还得承认：如果你昨天得到了那次采访，你今天就不会这么牢骚满腹、怒火满腔了。你的自负心受到了伤害，泄了气后完全瘪掉了，碎碎点点地散落在你的脚下。但你的事业呢？这种吃闷棍的窝囊事如果传播开来，那么，你的所有的计划将遭到什么样的境遇呢？许多人会哈哈大笑，还有些人更是幸灾乐祸，暗暗自喜。一生中到了这个阶段怎能没有几个冤家对头！是因为她37岁就把他们甩在了后头？是因为她是个得到了提升的女人？起初，他们说她的东西可能是她丈夫代写的，她丈夫是个成功的小说家，知道怎样构思成稿。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她照样不断地拿出自己的作品，而且对自己的一套技巧越来越自信。这时，他们又把她的成功归因于她那漂亮的脸蛋和身段——她知道如何利用它们，不是吗？是吗？天哪，不，她想：脸蛋和身段只能增加困难。有些人会立刻断定你是没有头脑的。

3点正。一切都还差得远呢。如果她拿不回那些文件袋——那么，很有可能，她将不得不用记忆重新组织她的大部分笔记，并要与原来的差不离。这是够苛刻的了（“啊是的，”那些亲爱的批评家们说：“她接通有声源。不管去哪都必定带了台录音机”）。

“别想了！”她对着梳妆台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嚷道。

“你快要成患妄想症的人了。别想了！”这副对着自己怒目而视的模样，要是她的竞争对手看到了，准会感到赏心悦目。想到这，她镇静了下来，把一头黑发梳理至后头适当的位置。她拍些香粉，涂点口红，打量起她那件蓝色丝织衬衫的领口，企图从领口颜色对眼睛所起的装饰作用中寻找些安慰。我的笔记，她重又想道，如果它们没有被归还，那不就意味着某种惩戒吗？她连审查官的办公室在哪都不知道，不然好去催催他们快些行动。或许，这么做是不明智的。一点也不明智！审查官不可能喜欢被人催促，即使以再温和的方式进行。

电话响了。电话机是安在床头板上的。她把口红和连镜小粉盒丢在手提包上，赶在电话响第二声时抓到了听筒。

“科内尔小姐？”

“对。”

“我的名字叫瓦塞克，我负责报界关系。”

他的英语不错，发音纯正。瓦塞克？负责报界关系？是不爱抛头露面的真正重要的人物之一？（在这个国度里，经常见到的倒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科内尔小姐，你还在那吗？”

“对。”

“你的访问愉快吗？如有什么高见，我将洗耳恭听。我相信任何区区异议都不难解释。”

“是吗？”

“我想是这样。你为什么不到楼下与我见见面呢？我正在门厅里打电话。我保证几句话就能让你安下心来。我很过意不去，你已经感到了失望。”

过意不去……迄今表示的第一声道歉。“确实，我感到失

望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太遗憾了！但也许——”瓦塞克顿了顿。“还没有全部失去，科内尔小姐。”

还有得到这次采访的最后机会？高级领导层改变了主意？她迅速地计算着：如乘明天早晨的班机从这里出发，那末能不能赶上明天下午在维也纳的约会时间呢？能，她能办到。“今天晚上我可以呆在这——”她刚开始说就被打断了。

“我们为什么不谈谈呢？你到楼下我这里来好吗？我等在电梯旁。”

“给我3分钟。”

约瑟夫·瓦塞克放下听筒，转身对他的助手说：“她来了。”

“你认为这会有什么好处吗？她在今天的午宴上几乎没说一句话。她是个咬不动的尤物。”

而这正是我要打赌的，瓦塞克想，我已把赌注押在她身上了。“不，我们总不能让人家带着对抗情绪走啊。与外国报界作对是划不来的，是不是？我要在花园里与她谈谈，让她平静下来。”

“那你听到的将全是抱怨声。”

“也许，我应该把这份差事转手给你，博尔。”

“不，谢谢。我只想在后头跟着，观赏观赏你的技巧。”

“那好，或者，更好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节省时间呢？你去对付迪维维耶，我想他在酒吧间，正为他朋友的事犯愁——那个《观察家》记者对他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走了。

给他消消愁能办到吗？”

“我能办到。她来了，真是秀色可餐！但她是个厉害娘们，我提醒你。”把目光从电梯门移开，博尔动身拨开门厅里拥挤的人群，向酒吧间走去。

第二章

卡伦·科内尔抬脚跨出电梯。电梯门口不远处聚集着好几个人，他们她都认得，没有一个是叫瓦塞克的。然后，她看见了一个男子——一个她通常只是远距离瞥上一两眼的陌生人。她的同事中没人碰见过他，也没人能对她说出他的名字。他可能有点地位；他正穿着一件好象不太合身的双排纽扣外套，而那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博尔——反而总穿得无可挑剔——刚刚依从地点头离开，但他却对此没怎么答理。他中等身材，年龄适中，腰围鼓鼓囊囊。（是久坐的缘故，还是因为上衣太肥大？）他正装着没注意到她。她停住脚步，压了压心中升腾的激动。如果他就是瓦塞克，那让他先走第一步好了：他非常清楚我是谁。

他开始走，但不是向她走来，似乎是正在向门厅的边门走去，这边门通向门外的阳台和外面的一个花园。随后，好象在扫视电梯前那群人时一眼看见了她似的，他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从门厅里拥挤的人群的那一边走了过来。

“科内尔小姐，我叫瓦塞克。我想我们不曾见过吧。能有这次机会预祝你旅途愉快我很高兴。你今天晚上就走吗？”

“今天下午。”

“这么快？我希望你的访问是愉快的。”

“我更喜欢一家中心一点的饭店。”

“但为什么，科内尔小姐？”他感到惊讶。“有小车随你使用，方便得很啊。”他的声调让人感到宽慰，他的脸上堆满了礼貌的温情。“你还有其他评论吗？”但有一丝捉弄人的目光在他的浅灰色眼睛里一掠而过。

“我得到的印象是，我被召准——”

“昨天你没采访农业部长吗？”

5分钟的讲话，她回想，那是在我们去参观农庄典型之前。她不耐烦的情绪上来了。“采访了，但我期望的——”

“请等一下，科内尔小姐。这里闹声太大，我们去阳台试试好吗？在那儿我们不必提高嗓门说话。”

她觉得这些话也是讲给博尔听的——此人近乎变魔术似地出现在瓦塞克的身边——除了讲给她听外。

瓦塞克与博尔用捷克语急促地交谈了几句，随后博尔就走开了——在卡伦看来他是相当不情愿地走的——虽然还是依从地点了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瓦塞克告诉她。只是找借口罢了，博尔在酒吧间根本找不到那个法国记者。

“他正在找一个人。我要他去那人的卧室试试。”去哪都行，瓦塞克愤愤地想，就是不要在我胳膊肘边碍手碍脚。

“这边走，科内尔小姐。”他领着她朝阳台走去。

“如果博尔寻找的是我的一个同事，那么，他会发现我的同事还忙于打听审查官的地址。”这是个说出自己忧虑的巧妙办法，她想。“我本应该自己在这么做。我4点30分就要离开这，可我还没有收到我的笔记，而且我——”

“在你走之前你会得到它们的。恐怕这阳台上也有点拥挤。”他环顾坐满了人的一排排椅子后，就催促她走上通向花园的台阶。他清楚明白地说：“我知道你遇上了什么麻

烦，为什么不对我说说你的不快？我能解释令你困惑的任何事情。而且我敢肯定你的感觉会好得多。我们不能让你带着没有回答的问题离去，能吗？”

但是，他们刚走到花坛，踏上一条小径，悠闲地散起步来，刚刚离开阳台才一点点时，他就压低嗓音，说道：“对我说的任何话都不要表露惊奇或震惊。你将与我争论，而我显出在给你去除疑问的样子。对，你应该自然地打断我，但决不要评论我告诉的事情。嘘，别惊讶？”因为她已转过头，还睁大眼睛，张着嘴巴看着他。“我们到前面那块草地去，在那停一会。我将背对阳台，而你正相反。有人在监视我们，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的唇读技术相当高超。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有可疑的迹象。你说什么他们全能知道。”他陷于沉默，停住脚步去看路边的一棵蔷薇树。

她也停住了脚步，但一直让脸部避开阳台。“轮到我说吗？”我就要获得一篇报道了，她心中暗想，不觉又激动了起来。我感觉到了，我触摸到了，我还能嗅到它。他在门厅里装腔作势，在阳台上又是一副努力抚慰一个牢骚满腹的客人的样子——对，他遇上了麻烦！这麻烦比我认为我已碰到的任何麻烦都要严重。

“简要些。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至多10分钟。”

“那末，我将继续打听我的笔记。”她转过脸去，观赏起他们刚刚经过的那棵蔷薇树，有一忽儿没有说话。“为什么拖延？我的材料不必审查，它们根本没有危害。”她以相当恼怒的口气说完了话。

他回过头，瞧着花丛，任何监视者都能看清他的嘴唇。

“没有危害？这由我们说了算。我向你保证，我们这么做也只是想让我们的客人能更顺利地通过机场罢了。让我解释一

下。”他们继续向前漫步。现在从阳台上看不到他们两人的脸。“好”，他说，“你做得很好，科内尔小姐。现在让我们到那片草地去吧。”

“为什么不去那边玫瑰花坛中央的日晷仪呢？在我看起来得到了抚慰的时候，你可以显得好象正在向我解释它的设计。”

他微微一笑，不但眼睛在闪亮，而且这一次的微笑还使他那拘谨、灰白而毫无表情的脸活跃了起来。“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日晷仪是装了窃听器的，这些花园长凳也一样。”

“什么？”

“不可惊讶，科内尔小姐！”

又在装腔作势，这次是做给我看的？她疑窦忽生，沉默不语。

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我是说正经的，科内尔小姐。相信我，这也许是我所曾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里。”他们已经走到那片草地，步子越走越慢，最后停了下来。他们站在那，看上去相当自然。卡伦面对着他，而他背对着阳台。

她定了定神。我的手里？“谢谢你的解释，但我还有些疑问。例如，昨天——”昨天什么？“主管农业的人员并没有回答我有关酸雨的问题。我听说你们大批森林正在被酸雨所吞噬。这是真的吗？”

瓦塞克不再装模作样，由于忧虑，几乎是绝望，他的嘴唇正在抿紧，他的眼睛正在她的眼睛里搜寻。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我正在计划叛逃，你愿意帮助我吗？”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她说，说完咬了咬唇。差点出错，她自言自语，然后勉强地笑了声。“给我更多地讲讲

酸雨的问题。它很普遍，我们也有。”

“你愿意帮助吗？”他的眼睛，浅灰、专注，正在乞求着。“我知道这样会使你有危险，但你也将帮助你的祖国。”

她定睛瞧着他，然后点了点头。

他的手悄悄滑进他那件双排钮扣上衣的内侧口袋，拉出一只马尼拉纸文件袋的一角，拿着在那停了一忽儿，好让她看清：星期二：乡村访问。这是她的字迹。由于文件袋上有她打翻的咖啡，部分字迹已变得模糊不清。昨天晚上，文件袋上受污渍的位置和程度促使她把它扔进了废纸篓。她抢出里面的两页笔记，并把它们加进那装有农业部新闻通报的文件袋。今天早上，她在阳台上吃早饭时，纸篓被人倒空了。而现在……她不由得瞪大眼睛，张开嘴巴，低下了头；但很快恢复了镇静。“真的吗？”她问，“多么——多么离奇！”

文件袋又消失在瓦塞克的口袋里。他一边交叉着双臂，一边继续以一种低沉、紧张的声音说：“当你回到你的房间时，你会在写字台上的其他文件袋中找到这只文件袋。不要打开它，把它带出去——带到美国——放在你其他的笔记当中。把它交给彼得·布里斯托。你认识他。他会让它立即受到注意的。”

“但我几乎不——”她脱口而出，但马上收住了话头。她耸了耸肩。“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在说酸雨正在扩散？到了奥地利，甚至瑞士？”但这是真的，我几乎不认识彼得·布里斯托——我与他只匆匆打过一个照面。这是自然的，因为他是中央情报局的，或其它什么秘密机构；而我在新闻界工作。他一听说我的名字就策略性地告退了。

“你随时都可以通过施莱门找到布里斯托，他们是朋友。”

他知道得太多了，知道了一切他不该知道的事情。她警觉起来，瞧着那张白脸。“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你是这么说吗？甚至连瑞典和挪威都不能幸免。对，这肯定能写成一篇不错的报道。但愿我能知道得更多，”她慢条斯理地说，

“对事实应有把握，记者贵在精确，得核查所有的参考材料。我真的需要知道得比我现在知道的更多。”你能听出我的话外之音吗？她默默地问。她需要被告知文件袋里装的是什么。他领会这个意思了吗？

他领会了，提起一只手，轻轻摸了摸上衣，正好在内侧口袋的地方。“不是毒品，不是现钞，也不是钻石。这个文件袋里装的是三封信。它们是我能被你们政府接受的保障。我写这些信用了你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名义，还用了你们总统的名义。你听说过假情报吗？这三份简件就是三个杰出的例子——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这是件难办的差事，但已成功地做成。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得归功于那些能够提供署名的伪造专家。到目前为止，这些信件还没有泄露给报界。我发现这种拖延是官方的策略：两个事件，信中只是暗示了一下，将确确实实地发生。信件将会公布于众，但要做得巧妙。事件一旦发生，就有可能引发一次大动荡——叛乱、强烈抗议、西方盟国解散。然后，依我个人之见，战争将跟着爆发，那将是一场可怕的战争。”

一阵沉默。末了，卡伦说：“这么多的破坏——原因是什么呢？”

“两起政治谋杀。几乎是同时的。”

她感觉自己脸上表情严峻，就低下了头，好象正在研究